

踏浪女人

(苏)亚·格林著

郑海凌 译



TA
LANG
NÜ
REN

亚·格林著
郑海凌译

踏浪女人

戈宝权题



踏浪女人

(苏)亚·格林著

郑海凌译

责任编辑 顾切九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 印张 173 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360册

统一书号 10105·427 定价 0.78 元

前 言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格林(1880—1932)是苏联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的浪漫主义作家。高尔基称赞过他描写的爱情故事；巴乌斯托夫斯基^①曾惊异于他的“罕见的、象梦一般奇异的书”。格林作品的风格的确较为奇特。

格林本姓格林涅夫斯基，一八八〇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俄国维亚特卡（现在的基洛夫市）。他的父亲原为波兰职员，因参加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被流放俄国西伯利亚，刑满后定居俄国维亚特卡省。格林出身于贫寒家庭，从小在愁苦、穷困和种种苦难的重压之下生活。在庸俗、贪婪、嫉妒、奸诈的小市民圈子里，他目睹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这给作家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对作家的社会视野产生了影响。格林自幼喜爱文学，饱读俄罗斯文学和欧美文学名著，

^① 巴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苏联著名作家，引文出自他的创作随笔集《金蔷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尤其喜爱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雨果、斯威夫特、斯蒂文森等大师的作品。格林十六岁在市立中学毕业后，开始在俄国各地流浪谋生，没有固定的职业，穷愁潦倒，生活十分狼狈。他先后当过水手、渔夫、淘金工人、铁匠，在酒店为农民写过状呈，甚至在澡堂当搓背工。他曾因接触社会革命党人和在水手、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三次被捕入狱和流放。格林半世坎坷，命途多舛，但他的人格、思想于滔滔浊世之中卓而不群；在饱尝人生艰辛，备受种种磨难之后，格林“仍然保持了强大而纯洁的想象力的伟大才能，保持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①

格林于本世纪初开始小说创作。十年的流浪生活和不平凡的经历，给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起初，格林在一些文艺报刊上发表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历险小说，开始显示出洞察生活和人类心灵的才能；于1908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隐身帽》，从此以“小说界迥异寻常的人物”②登上了俄国文坛，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格林创作的主要特点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富有诗意的创作题材，通过丰富的想象，塑造美和丑两种人物的典型，体现作家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但是，由于受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格林在十月革命前的创作带有较大的局限性；直到十月革命以后，在高尔基等革命作家的影响下，格林才开始创作出富有积极浪漫主义激情、鼓舞

① 见巴乌斯托夫斯基著的《金蔷薇》。

② 引自《格林六卷集》序言。

人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格林以很大的鼓舞，使他看到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十月革命以后，格林结识了高尔基，这对格林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时值一九二〇年，格林应征参加红军，在普斯科夫附近得了斑疹伤寒，与数百名病员一起被送往彼得堡。格林病得很重，出院后几乎成了残废。那时，年青的苏维埃国家适逢荒乱年代，经济条件极差。格林贫病交加，衣食无告，流落街头。这时高尔基得知作家格林的危难处境，立刻全力相助。高尔基为他要求了一份在当时极为难得的艺术家的口粮，并且为他在“艺术之家”找到寓所，安排了工作。从此，高尔基成了格林的良师益友，两人时相过从，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一九二一年，格林的浪漫主义中篇小说《红帆》^①发表，受到高尔基的高度评价。《红帆》的发表标志着格林创作有了新的转变，确立了他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以“理想世界”创造者的身份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喜爱。《红帆》写一个贫苦水手的女儿渴望得到幸福，凭着惊人的意志力量，勇敢追求，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小说揭示了一个主题：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取决于那些心地纯正、坚定顽强的人们的意志。继《红帆》之后，格林发表了上百篇短篇小说和四部长篇小说：《灿烂的世界》（1923年）、《踏浪女人》（1928年）、《金锚链》（1925年）和《穷途末路》（1930年）。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格

① 《红帆》由张佩文同志译成中文，见《苏联文学》季刊1981年第2期。

林在苏联南方的小城旧克里米亚病故，时年五十二岁。

二

《踏浪女人》是格林的代表作之一。它表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讴歌，并通过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奇特的故事，激励人们去追求幸福和实现美好的理想。

小说取材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生活。作品以主人公迦尔威浪迹天涯、寻求幸福的奇异经历为主线，构成一个曲折而又扣人心弦的故事。迦尔威感应未偿的夙愿的召唤，怀着理想主义者的奇情异想，去寻求“永远捕捉不住的神秘而奇妙的鹿”。在喧闹的里斯码头，迦尔威看见了一个神秘美貌的少女；在他看来，她就是一个以和谐完美为标志的迷人的形象，于是他仿佛看见了他孜孜以求的“未偿的夙愿”的影子，决心去追求和探索，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主人公的奇异经历即由此开始，逐渐展开故事情节：打牌时他偶然听见一个奇怪的女人的声音：“踏浪女人……”；当晚在防波堤旁看见“踏浪女人”号帆船；沉沉夜海之上巧遇“踏浪女人”弗列茜·格兰特；扑朔迷离的狂欢节；两件黄色的连衣裙，两个美貌少女碧琪和黛茜；奇怪的凶杀案……经过一连串的艰难曲折，主人公终于实现了自己未偿的夙愿。

然而，迦尔威浪迹天涯所追求的神秘而奇妙的鹿即未偿的夙愿究竟是什么？书中没有明确交待。我们仔细读来，透过神秘和朦胧的迷雾，便可看出格林用心良苦的寓意之所

在。主人公追求的美好理想是以真善美的艺术象征“踏浪女人”来体现的。“踏浪女人”是幻想中的人物，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在海上踏浪而来，踏浪而去，拯救海上的遇难者，并给人以幸福。“踏浪女人”的形象具有双重性，她似是碧琪，又似是黛茜，从而使主人公追求的理想若隐若现，带有某种空灵的韵致和象征的意味。实际上，“踏浪女人”那勇于探索的献身精神，扶危济困的高尚品德，在迦尔威、黛茜和碧琪身上都有所体现。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格林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真善美的典型人物。

迦尔威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理想人物。他是一个出身较为富裕的青年，具有见义勇为的美好品德。他不满现实，渴望幸福，富于幻想，希望有朝一日终将实现“未偿的夙愿”。他常常带着理想主义者的神经质，内心世界丰富而奇特。迦尔威性格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他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憎恨邪恶，敢于和社会的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为了那个受盖斯侮辱的醉女人，他打抱不平，被驱赶下海，险些丧生；他为贫苦的船工慷慨解囊，以输钱作赠金；在侦讯现场中，他为了解除对碧琪的怀疑而甘愿代人受过；他为了保护“踏浪女人”雕像挺身而出。

作者企图通过对迦尔威的追求和探索的描写告诉人们：只要心地纯正，具有坚强的意志，大胆探索，勇于追求，就能战胜一切邪恶，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最终得到幸福。迦尔威形象的意义即在于此。当然，这也暴露了作者创作思想的

局限，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社会生活。

黛茜是格林精心刻画的另一理想人物。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热爱。黛茜出身寒微，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跟随舅父出海航船。她不但容貌美丽，而且聪明，善良，精神世界高洁；她天真纯朴如孩提赤子；她善于幻想，善于爱；她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优良品质，成为“踏浪女人”的化身。碧琪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优美动人的少女形象。她的生活经历与黛茜不同，她属于较受社会抬举的一类人；虽然她美丽、纯洁、善良，具有花园般明丽的内心世界，但终因思想上的差异而未能与迦尔威结合。苏联评论界曾有人认为，碧琪与黛茜写的是作者的前后两个妻子的形象。

在这部作品中，格林不仅通过对真善美形象的塑造来体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观点，而且通过对假丑恶典型的刻画，揭露了罪恶渊藪的资本主义制度。贪婪、残暴的盖斯采取卑鄙手段劫掠“踏浪女人”号海船；资本家巴朗施展阴谋破坏“踏浪女人”的雕像；五彩缤纷的狂欢节背后隐藏着阴谋和罪恶；这一系列人物和事件勾勒出丑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主题。

三

格林在他的祖国乃至在世界受到读者喜爱，并不是偶然的，他的作品的确颇具匠心。我们从《踏浪女人》可以清楚

地看出格林创作的艺术特色。

首先,《踏浪女人》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叙述中,插进神奇的人物和情节,使作品蒙上了浓厚的神奇色彩,并具有明显的象征性意义。如在茫茫夜海中,踏浪女人的突然出现;在保卫踏浪女人雕像中,迦尔冒险遭暗算,在关键时刻,一只神奇的女人手,挡住了砸来的铁铤。这样就使作品既有大胆奇特的构思,又有具体真实的细节描写,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带有不寻常的色泽,而幻想中的人物又具有艺术的真实感,从而使作品达到了幻想和现实的和谐统一。这正是格林独特的艺术风格之所在。

其次,《踏浪女人》构思奇特、结构巧妙。格林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借助丰富的想象力,不仅创造了一系列奇人、奇事、奇境,而且善于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踏浪女人虽然只在朦胧的夜海上梦幻般地露了一面,但她的音容笑貌却贯穿于故事的始终,成为故事的灵魂。各种事件纷至沓来,有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时又如异峰突起、天外飞来,诱使读者非终卷不忍释手。

第三,格林在表现手法上博采众长。他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前辈的创作中吸取营养,而且也受同时代大作家蒲宁、库普林重色彩描绘和情调、气氛的渲染的手法影响,同时又吸收了西方一些文学流派的合理因素,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然而,这部小说也不是没有弊病的。朦胧色彩不时飘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心头,使作品的格调显得不够明快,一些议论过于抽象,不易理解。

格林生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评价。他逝世后不久，法捷耶夫等十名著名作家建议整理和出版格林的选集。嗣后，格林的作品成为苏联最畅销的书之一，并译成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字；《红帆》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和摄成电影。苏联许多著名作家对格林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巴格里茨基说：“他教会我勇敢而乐观地生活。”格拉宁写道：“当岁月蒙上灰尘并失去光辉的时候，我拿起格林的作品，翻开它的任何一页，春天立刻破窗而入。一切都变得明亮、光彩，一切又象童年时代那样神秘莫测和令人激动。”格林赢得了世界声誉，他的诞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日。

《踏浪女人》问世以来，多次再版，各种版本互有差异。此书译自苏联乌克兰塔芙丽亚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格林两卷集》，并参照了莫斯科真理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格林六卷集》。在翻译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给了我热情勉励和帮助，并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在此，谨向他表示谢意。

郑海凌

1983年7月于北京

这是黛季拉达……啊，黛
季拉达，当你那长满芒齐
涅拉树①的山坡露出海面
时，你给我们的欢乐多么
有限啊。

JI·沙都伦

第 一 章

有人告诉我，一场暴病使我无意中来到里斯。事情发生在旅行途中。当我发高烧不省人事的时候，人们把我抬下火车，送进一家医院。

危险期过后，直到我出院以前，费拉特医生一直热心为我排忧解难，并费心替我找到寓所，还雇了一个女人供我使唤。我对他感激不尽，何况这套寓所的窗户还对着大海呢。

一天，费拉特对我说：

① 芒齐涅拉树，是中美洲、西印度等地生长的大戟科热带植物，含有乳状毒汁，当地居民用来制造毒箭。

“亲爱的迦尔威，我好象无形中把您留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了。其实您身体复元便可离开，千万不要由于我替您租了寓所而不好意思走。不过，在您继续旅行之前，过几天舒服日子，——让精神松弛一下，对您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这话显然是有所指的。这使我想起我们两人常常谈到的未偿的夙愿的魅力。虽然这种魅力在我重病之后有所减弱，可在我的心灵中，有时依然能感觉到它那久久不肯平息的刚劲有力的运动。

当我走过一座座城市，游历一个个国家时，支配我的是一种比情欲和诱惑更为强烈的力量。

无论垂暮之年抑或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迟早会感应那未偿的夙愿的召唤，那时我们便举目四顾，渴望弄清楚这召唤来自何方。于是，当我们在自己的天地里醒悟过来，才忽然想起应当珍惜每日的时光，去细察人生，并且竭尽身心之力谛视那未偿的夙愿是否正如愿以偿，它的形象是否鲜明，以及当前是否只需举手之劳即可捕捉和牢记它那隐隐绰绰的情影。

然而岁月匆匆，当我们沉缅于日常琐事之际，也往往会同未偿的夙愿失之交臂，恰似一叶扁舟漂过那迷濛的陡岸。

我多次同费拉特谈到这个话题。可是这个讨人喜爱的人，还不曾尝受过夙愿未偿之苦，因而对我的解释总是无动于衷。他不断地询问着，十分安详而又聚精会神地听着，一面观察我的不安情绪，力图理解它。

我的身体差不多康复了，但我依然觉得出由于停止活动

所引起的反应，这才明白费拉特医生的嘱咐是有益的。因此，出院之后，我便在里斯最漂亮的艾米列果大街右边拐角上的一栋公寓里住下来。这栋公寓坐落在街道临近海港的低凹的一头，面临着一座船坞，——这是一个堆满废船的寂静的所在，这里的静谧常常被进港日的喧闹声打破，但是隔着一段距离，那喧闹声听来并不那么刺耳、令人厌烦。

我租了两间宽敞的房间：其中一间有一扇向海的大窗户，另一间比前者约莫大一倍。紧挨楼梯的第三间房子里住着女仆。古朴而洁净的陈设、破旧的房屋以及寓所的精巧结构，同本城这个相对寂静的角落十分协调。位于公寓拐角上的向东、向南的两个房间整天充满阳光，因而在这千古不变的宁静之中，洋溢着早已逝去的岁月和那源源不绝、生机勃勃、永世常新的日光所融成的明快而和谐的气氛。

我只是在交付房租时见过房东一面。他体态笨重，生着一副骑兵似的脸膛，谈话时向对方努着一对安详的蓝眼睛。他来收房租的时候，既没有向我问长问短，神态也十分平淡，好象天天都同我见面一样。

仆人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动作迟缓，处处谨慎小心。她把午餐或者晚餐从餐厅给我送来，收拾完房间便回自己房里去；她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而且也不喜欢那种多半是为了集中思想而一边剔牙、一边东拉西扯。

就这样，我开始在这里住下来；我总共住了二十六天。费拉特医生来看望过我几次。

第 二 章

我们常常谈论人生、苦闷、旅行以及各种观感，谈论得愈多，我那未偿的夙愿的含义和类型便愈清晰。老实说，这未偿的夙愿是非常强烈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是那样的难以摆脱。它那匀称的结构，近似于建筑学的鲜明的风格，都来自千姿百态的对称手法。我常常这样称呼我们同日常生活和自己的感情现象所进行的双重游戏。这些现象一方面由于必不可少而自然地为我们所忍受，但这种忍受就象能够兑换黄金的纸币一样是有条件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则不完全顺应这些现象，因为我们能够看见并且察觉它们可能发生的变化。图画、音乐、书籍早已说明了这种特殊性，虽然这种比喻颇为陈旧，但我所以用它，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东西可比了。这个陈旧的比喻之中隐藏着世界上的全部忧伤。理想主义者的烦恼就是如此，他们常因为悲观失望而降低自己的境界，——唯一的原因就是对激情的迷恋。

我很久也没有料想到，自己是在被扭曲了的生活法则中，在它同我的精神进行的角逐中，寻求着一个出人意料的明晰印象：一种由一连串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构成的图案或花环（并且这些事件即使在心怀嫉妒、满腹狐疑的人看来也无

可挑剔），它宛若一首令人喜爱的诗歌中的感人至深的四行诗。这样的诗句永远只有四行。

不言而喻，我对自己的愿望是逐渐才有所认识的，而且还常常忽略掉它，因而错过了根除这些危险植物的时机。于是它们便繁衍不绝，并将我掩盖在它那茂密的枝叶之下。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情形，我所遇到的人与事、我的处境，使我难以捉摸，犹如一支乐曲的扑朔迷离的开头一样，人们常常喜欢把它听出个究竟才放心地闭上眼睛。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国家，有时将那个以点点灯火粗略勾勒出来的令人神往的奇异而遥远的世界，愈来愈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但是这一切又渐渐化为乌有，象一绺腐朽的棉线被飞快的梭子挣断了似的。我伸出双臂去迎接的未偿的夙愿，看来只能自动出现，否则我就认不出它；假如我照着示范的模式去描绘它，就必定有勾勒一个凄风苦雨的画面的危险。但是，在另一种情形，在人工公园里，与太阳从百宝箱里偶然释放出的森林幻影相比，它又是那样的清晰可辨。

这样一来，我便懂得了自己未偿的夙愿，并且听从它的支配了。

每当费拉特涉及这个问题，我便同他谈论这一切，并且对人的一般的愿望也谈过不少。

我发现，我隐秘内心的、对想象中的目标的热烈向往，仍然不断地引起他的关注。在他看来，我仿佛是一株馥郁芬芳的郁金香。假如这种比喻显得徒务虚荣的话，那么就其实质而言它毕竟是准确的。

这时，费拉特介绍我认识了斯杰尔斯，从此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在等候我的代理人列尔赫寄钱的一段时间（我已经写信给他），强烈的运动欲促使我常去斯杰尔斯家度过傍晚，或者在港湾散步。在港湾，在耸立在滨海街旁的巨轮的阴影中，我审视着写在船尾上的标志着未偿的夙愿的动人的符号：“悉尼”、“伦敦”、“阿姆斯特丹”、“图伦”……这是我浪迹所至或者本来可以涉足其中的城市，但港口的名字对我却意味着另一个“图伦”和一个与现实中的“悉尼”截然不同的城市，那些金色的题字包含着一条没有公开的真理。蒙斯说，——

“早晨总给人以希望……

挨过漫长的白昼之后，

忧郁的黄昏给人以宽恕……

象蒙斯所说的“早晨”一样，港湾总给人以希望；它的天地里充满未知的含义，这含义化作金字塔一般的货物，从巨人似的吊车上卸下，散布在船只的桅樯之间，被那铁制的船舷挤在岸边；碧绿的海水在那紧紧靠拢的船舷形成的深深的夹缝里，静默无言，犹如一本合上的书。巨大的烟囱喷出团团云雾，打着旋儿，不知是要升起还是要落下。那些机器的力量被锚链紧紧地禁锢着，稍一活动，就足以使船尾下的平静的海水掀起小山般的波浪。

我走进港口时，仿佛觉得在山岬后面海天相接的远方，隐